

牡丹亭夢殘

——評上海崑劇團全本《牡丹亭》（二）



旋轉舞台 徐成

《驚夢》是如今《牡丹亭》折子戲中最常演出者，也是全劇傳承較完整的一齣，是上本中的重中之重。這一齣的演出時長達三十九分鐘，刪減相對較少，但導演對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編，「只刪不改」實為空話。許多重要唱段改為幕後崑歌大合唱，這種幫腔唱法是某些地方戲常見手法，用在《驚夢》這樣的頭齣戲裏不僅令崑曲的雅緻大受破壞，也削弱了演員的表現力。伴奏中加入古箏亦值得商榷，崑笛原本的悠揚細膩被徹底打亂。說到伴奏樂器，再提一下《鬧齣》（舞台本一般作《離魂》）一齣中的重要曲目《集賢賓》。一般此曲以洞簫伴奏，將杜麗娘臨終的悲感烘托得悽楚動人，令人潸然淚下；上崑全本換成了笛子伴奏，雖不算出格，但使得這首曲子的表現力大為削弱。

《尋夢》一齣是杜麗娘思春情深，勇敢追尋愛情夢境的重要戲碼，原文用二十支套曲充分細緻地展現了杜麗娘在夢醒後勇敢追尋夢跡時的思想變化，隱喻着她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塑造了杜麗娘勇敢堅定的人物形象。可惜的是上崑全本僅保留了六支曲子，其中《嘉慶子》刪了最後一句；《尹令》刪了第一句，僅保留從「則道來生」開始的唱詞；《品令》刪了一半，從「捱過離闌」開始變成幫腔大合唱，「好一會兒分明」開始才重新由杜麗娘演唱；《豆葉黃》僅保留一句，且變為念白，沒有保留演唱的內容；《江兒水》和開場的《懶畫眉》則基本演唱完整了。整齣戲演出時長僅十五分鐘左右。傳統演出基本沒有完整唱完《尋夢》的，但基本保留的曲目在十二支左右，這樣才能循序漸進地將杜麗娘的情緒變化表現出來，為後續劇情做好鋪墊。

《尋夢》一齣基本是杜麗娘一人的唱念，重在人物思想的展現，而無

太多情節推進，如果演員未能將人物情緒步步展開，從而吸引觀眾注意力，則很容易讓「尋夢」變「入夢」。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郭小男導演認為對其進行大刀闊斧的刪減是一種安全做法，把時間多留給熱鬧的戲碼。

當然相較《寫真》一齣，《驚夢》和《尋夢》至少還留有大致框架，《寫真》已經被刪減到莫名其妙的程度。這一齣是杜麗娘死前描畫真容的重頭戲，對於人物形象和後續劇情有重要塑造及鋪墊作用。上崑全本將這一齣從十一支曲子刪到只剩下兩支，時長縮短至十一分鐘。杜麗娘在作畫時的情緒轉變已根本來不及體現，急急匆匆唱完刪減過的《雁過聲》和《傾杯序》後，便以對白草草結束。為了限定時長，卻又要存目做全本，到最後把戲都刪沒了，這已經屬於本末倒置。

整個上本看完，羅晨雪的杜麗娘形象都未能有效建立。反而有些無關緊要的插科打諢大段保留，一些對劇情邏輯有重要意義的旁支情節卻被刪除。《道現》這齣石道姑的獨角戲倒演了足足五分鐘，時間這麼緊張的情況下這齣完全可以簡單交代一帶而過。青春版《牡丹亭》的處理高明不少，時長短，既保留了少許《千字文》內容，又不至於陷入低俗搞笑的境地。而第四十七齣《圍釋》中番將的戲分被徹底刪除，番將調戲楊婆令李全不忿的情節是李全楊婆接受杜寶勸降的重要動機之一。正是因為李全「一時風火性，大管家得知，這溜金王到有些欠穩」的顧慮，才令杜寶的勸降計奏效。這一段情節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完整保留，可見青春版的編劇們對湯顯祖原著有更深的認知和理解。

不過翻看一九九九年三十五齣版的視頻，本次全本的戲分取舍已較之前合理，至少沒有花大篇幅演《勸農》，而把《驚夢》中《皂羅袍》等重要唱段加快速度唱成快曲。



大熊貓賣萌



市井萬象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貓享用美食，憨態可掬。

中新社

憶昔書城全盛時



人與事 吳捷

互聯網普及之前，想要讀書、學習、查資料，你住在何處，比什麼都重要。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左舜生在香港，跑遍港九的四十多家書店，找不到一部像樣的杜甫詩集。

假如附近書店和圖書館極少，或在本地找不到想讀的書籍，則完全無可奈何。回想起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北京海淀、中關村一帶過少年時期，沐浴於紙質書的落日餘暉，各種圖書任我饕餮，畢生的知識結構和思考方式受益無窮，實乃人生大幸。

北京海淀區是高校和國家級科研院所「扎堆兒」之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還有中國農業科學院、林業科學院……數不勝數，是故書店列肆連棟。海淀圖書城籍海樓落成時，我正當求知若渴的中學時代。出北京大學西門，往左是圖書城，往右是我的中學，往前直走是我家，皆步行可達，我當然成了書城的常客。籍海樓有幾十家出版社和大小書店，我都熟門熟路。一樓進門是「宇航出版社」，蔣榮臻元帥題的鎏金大字；往裏走是「九章數學書店」，蘇步青先生寫的店名方方正正，專售高等數學書籍，「打書釘」的人經常站滿半家店舖。通向二樓三樓的樓梯既高又寬，能並行七八人。上得樓去，廊腰繚回，曲徑通幽，一不小心就會迷途桃源。

大約三年後，籍海樓對面蓋起了同樣高大的吳海樓，加上眾多籍海樓、吳海樓外的獨立書店，整個海淀圖書城遂略具東京神田、神保町一帶書肆的盛況。其中有家「國林風」，門面大，燈光亮，書架間隔寬敞，人文社科類新書找它就好。賣古籍和舊書的中國書店，線裝石印、舊刻古碑琳瑯雜陳，書架上還長長排開中華書局點校版淡綠封皮的二十四史、淺黃色的《資治通鑑》。不遠處，上二樓，進「二西堂」，幽深清雅，盡是冷門文史和古典詩詞。主人道：湖南沅陵有大西、小西二山，山中有書千卷，前人讀書於斯，後人稱藏書富曰「二西秘藏」，讀書多曰「書通二西」。老虎洞（這個地名，已在本世紀初消失於跨越其上的高架路下）路口是

外文書店，北大南門邊有「風入松」。這些大小書店彷彿群集的黑洞，不知吸走我多少零用錢和課餘時間。

海淀、中關村一帶，還會時常冒出一個個人來拋售自家舊藏。在路邊攤開一塊布，支起一張彈簧床，一堆書丟上去，一群愛書人會立即圍上來。中考前幾天，我在老虎洞的一個地攤上，看到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朱元璋演義》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馬雅可夫斯基選集》。厚厚四本，八十年代特有的質樸裝幀和印刷，乾淨齊整，品相極好，索價一共才四五元。考試期間，優哉游哉讀朱元璋和各路英雄打天下的評書故事休養腦筋，仍考得全班第一，順利升學。

海淀一帶的家風學風，雅好讀書。彼時我狂讀濫買，有賴父母師友的支持。曾在海淀圖書城入口處一小書店見朱生豪譯莎氏戲劇全集，四冊精裝，索價不菲，老媽毫不猶豫為我買下。高中二年級，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一位老師將她的大學課本盡數借給我閱讀。某日我在學校與她侃哲學，她推薦喬斯坦·賈德的《蘇菲的世界》。我告辭後徑直去「國林風」，《蘇菲的世界》果然就在那裏等我。我與同學經常換書讀，從路遙《人生》、楊絳《幹校六記》到彌爾頓《失樂園》、傑克·倫敦《熱愛生命》，中外名著無所不包。有時上課偷讀名著，老師發現，一笑了之，有兩位甚至還褒揚幾句。有同學學我好古敏求，以其祖父遺藏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全套《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相貽。無此學風，書店不會繁榮一時，而

繁盛的書店又為學子求知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肆意買書、讀書，當時只道是尋常。不知何時，海淀圖書城衰落了。舊地重遊，門庭冷落，「二西堂」無處可尋，「國林風」而今安在？然而，網絡購書和電子閱讀方式，徹底顛覆了地理位置的霸權，助所有好學之人跳出地域的束縛。「不出戶，知天下。」知識文化得到更大規模的普及。只有紙書獨霸天下的年代，其實並不可戀。只要是閱讀，開「卷」有益，管它是羊皮卷、紙書還是液晶屏？

如今我每年讀書超過一百部，一半以上是電子書。新版觸屏式Kindle，輕盈一握，劃重點、做筆記、摺書角都極容易，閱讀體驗一流。而且出門之前，再不用在書架前徘徊，糾結「帶哪幾本書」了，只消拈起包羅萬象的小小Kindle。至於購書，雖然逛書店、練眼力、淘舊書的樂趣不比從前，但經由搜索引擎，點擊鼠標或屏幕，新書也好，舊籍也罷，乃至冷門偏科的書，都會即時傳到閱讀器上，省了四處搜購的麻煩，在紙書是唯一選擇的年代豈可想像？

憶昔書城全盛時，海淀那一隅，無數愛書人的聖地。有形的書城沒落了，無形的電子書城在互聯網上如繁花競放。無數電子書就在每個人的手機和電子閱讀器中，等待有心人輕觸屏幕，就像書架上新買的紙書，永遠在等人翻開扉頁。舊日如逝水落花，不變的唯有愛書求知的心和少年時書香人影的回憶，「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



世界讀書日到來，各地開展豐富的讀書主題活動。 新華社

鄰居爺爺



人生在線 延靜

鄰居爺爺姓張，但一般都叫他爺爺，因為他年歲大，九十九歲，虛齡一百。他雖眼有些花，耳有些背，但腿腳還利索，每天推着助步車，去食堂吃飯，幾乎沒有一天間斷，我常常碰到他，只是點個頭，少言寡語。

爺爺的老伴九十三歲，活動中不慎跌倒骨折，住院幾個月治療，最近剛出院，在家休息康復。這是一對高齡夫妻。

一天曬着太陽，我們坐在一起聊起來。我們問爺爺，您不請護工，而且每天去食堂吃飯，為什麼？爺爺

說，「人老老老腿，我要鍛煉自己。」說完哈哈一笑。

接着爺爺鄭重地說了他對人生的看法，「人老了，不是這兒有病就是那兒有病，不可能恢復到年輕時代。不服老不成。」但他停了停又說，「有時還有一點用處，比如我在家練毛筆字。」我問：「您為什麼不去書畫社？」爺爺答：「自由，想什麼時候寫就什麼寫。」

談到老伴，他露出幾絲慮，但又說：「大醫院就在旁邊，會治好的。」爺爺站起身：「我覺得我選成。」說罷走向餐廳。

人們渴望長壽，頭腦清醒，生活自理，爺爺做出了榜樣，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滿髻花開（上）



如是我見 王燕婷

農曆的正月二十九，長在晉江海口的小漁村——蟬埔村，迎來了一年裏最熱鬧的日子。村裏頭順濟宮供奉的媽祖娘娘要出宮「巡境」了。

凌晨三四點的光景，村莊在女人們窸窣窸窣的忙碌中醒來。把早已準備好的祭品整理一下，年長的婆婆坐在鏡前開始梳頭、盤頭、簪花，這套「頭等大事」每天都得做。今天是一年裏的大年節，自己盤完，等等還得幫少年的（年輕姑娘）盤。長長的頭髮綁起來，再繫繞成圈，盤成髻子，用筷子穿過髮髻中間。盤得好的髮髻貼合、緊致。大年節，髮髻周圍要多繫幾圈花，素馨、含笑，美麗的花圈簪起來，別上「金釵」、「金梳子」，滿頭「金當當」，整個人「水（美）當當」。

順濟宮前，香爐插滿香，燭火繚繞。媽祖娘娘莊嚴端坐在殿內，宮內供桌上，各種海鮮祭品應有盡有。桌上桌前，大凡有點空餘的位置，都被敬奉的花籃填滿。花特有的清爽芬芳與火燭的濃烈，似乎是兩條並行不悖的長線條，氤氳出閩南年節繁複的味道。焚香拜祭，叩請媽祖娘娘坐上轎子，幾名壯年男丁抬起轎子。村裏的女人們幾乎傾巢出動，扛大旗，舞龍、敲鑼、打鼓、挑祭品與鮮花，穿過大街小巷，到村口停泊漁船的海邊，祈求媽祖娘娘保佑新的一年風調雨順，出海平安。

初春的海風如此輕柔，陣陣吹來，花樣蟬

埔，向海而開。豐海路一側是一片海，路上巡香的隊伍是另一片海，沸騰的花海。女人們肩挑一擔鮮花，手提紅色花燈。穿着的大襖衫，跳躍着五顏六色的花。女人們的腦後，一圈又一圈，紅的、黃的、白的花兒，或含苞或綻放。簪花的女人臉圓圓，泛着漁女特有的麥子色，笑靨如花。女人與花展現於世間的諭示，何嘗有過分別？關於生機、勇氣、喜悅、祥瑞……囊括所有美好。

用花妝扮自己應該是女人的天性吧，蟬埔的女人更是愛花如痴。

「蟬埔阿姨愛戴花，留長頭毛梳成髻，滿頭插甲都是花，蟬埔阿姨愛戴花，娶某（妻）生田（子）着（要）分花，愛美不驚開（花）錢最（多）」。



▲簪花。 作者供圖

有喜事，結婚、生子、小孩十六歲生日、老人做壽、「造大船」、「起大厝（房子）」，都得給「厝邊頭尾」、親戚朋友送花。遇到家族大、人脈好的人家，一次送花都是一筆不少的開支。但按照傳統老規矩，該送的沒有送，就會認為看不起，就會打破感情。如果我送你花，你不戴也被視為「看衰」我，以後也沒「好臉相看」。蟬埔女什麼都省，省吃儉用，就連三九寒冬，一雙鞋也捨不得買，上山下海都是赤腳。但是，用於買花的錢卻毫不吝惜。喜事那天，你可以依着女客們頭上戴的花兒多少，來判定她與主人家的親疏遠近。

要說簪花的這一習俗，在泉州也並不是蟬埔特有的。泉州自古就有簪花的習俗。這一片以「晉」為名的海，曾經是西晉中原士子南遷的棲息之地。加之，宋元泉州一度繁榮成東方第一大港。簪花在宋代掀起了高潮。可以說簪花的習俗是鑄刻在泉州人骨血裏的一種自然。時至今日，髮型的改變，使得一頭的繁花漸漸無處安放。而在泉州海濱的村落裏，惠安、晉江的漁女們或許因為要下海勞作的關係，頭上的髻子依然被保留着，簪花的舊俗因而繼續在她們的髮間延伸。

勤勞的漁女們裏裏外外都是一把手，風吹日曬，手不像城裏婦女纖細，腳大不「縛腳」。每天下海勞作，哪能精梳細扮，把頭髮草草梳成一股，紮上紅頭繩，然後捲於腦後。

手粗，腳粗，髮髻粗，人們稱這樣的髮髻叫「粗腳頭」。然而，即便生活再苦，有花相伴的日子定也會芬芳起來。蟬埔女人甚至把花串成串，圈成簪花圈。她們常用一根塑料筷子穿過髮髻間，人們稱這樣的盤髮方式為「骨筭安髮」，而泉州其他地方的婦女，則是在腦後盤個髻子用簪子或髮夾夾住的「髻塞安髮」還略有不同。往歷史的深處溯源，「骨筭安髮」竟然是承襲於漢代髻髮的方式。竟然神奇地保留在這小漁村裏。

那繁複的髮髻與簪花的形式與晉江似乎一起詮釋着什麼？

聆聽着滔滔江水起伏的澎湃聲，一段血脈的連接，一聲顛沛的嘆息，交錯在南遷的步伐裏。晉時的士子們，一路向南，最終在江邊停駐，回望來時路，他們在江邊刻下了一個大大的「晉」字。子孫後代又繼續朝着無垠的海的方向，宋元時打通了一條通往外界的航道。蟬埔村外的真武廟，仔細聆聽，那竹林「簌簌」裏隱約着宋時「祈風祭海」的吟誦；海邊的江口碼頭、美山碼頭，市井十洲人穿行其間，帆檣林立，貨物堆砌如山。小小的蟬埔村，記錄着在此啟航的無數遠洋商船，銘刻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鮮亮的起點。歲月將青山臨江的灘塗沖刷成的漁村，敞開多情的懷抱接納往來的人們。人們在此駐足休憩，甚至長此居住，繁衍生息。